

中国古代 诗学时间研究

詹冬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 诗学时间研究

詹冬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诗学时间研究 / 詹冬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4930 - 0

I. ①中… II. ①詹…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890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沂 涟 安 芳
责任校对 刘 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76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王岳川

詹冬华是我的博士生，几年前以优秀博士论文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些年勤奋刻苦，硕果累累。现在他的博士论文终于得以修订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他的导师我感到非常高兴，特作序以贺之。

冬华的博士论文选题具有相当的难度，以中古时期的哲学、诗学文本为对象，考察中国古代时间意识及其对诗学观念的影响，体现了作者对学术热点问题的敏感和关注，《中国古代诗学时间研究》一书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我们知道，时间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中的重要问题，它关乎人类感知世界与体验生命的方式和姿态，因而，时间也成为美学、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古代时间意识丰富且复杂，如何寻找问题的入口并厘清其间的层次关系是该研究的首要任务。作者首先分别以“执有”、“体无”、“解空”概括儒、道、释三家观照时间的方式，并藉此抽绎出“绵延”与“空观”这两条时间意识的主线，认为二者之间的悖论关系贯穿于中国诗学的各个方面，这一思考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显示了一定的创新性。时间问题的多维性和复杂性为研究提供了宽广的理论视域，同时也给相关诗学问题的阐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全书的内容设置来看，作者主要考察了三个方面的时间：哲学时间、历史时间、审美时间，并从这三个维度对中古时期的玄学诗学、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以及相关诗学范畴命题进行了充分细致的论析和阐释。书中结合“绵延”与“空观”这两条时间意识的主线，对阮籍、郭象、僧肇等人的时间观，魏晋诗学中的“文章不朽”与“物感”说，晋唐山水诗境以及文学“通变”论等问题进行了合理有度的阐发，提出了具有一定新意的学术见解。为了更为深入地探究古代时间诗学问题，作者阅

读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发现并提出新的问题，在时间视域中加以重新考量，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

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尽可能从传统自身的思想语境中去理清诗学时间问题的脉路，避免采用已有的理论框架来硬性规范这一复杂问题。相对中国古代来说，西方有关时间的理论学说体系完备，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时间问题的重要参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就中西时间观进行长枪大戟式的比较，而是把西方有代表性的时间学说作为反观中国古代时间的一面镜子，借此对古代时间问题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具体来说包括：柏格森的绵延时间与中国易学和道家的绵延时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时间与庄禅的内省式时间等。也因此，在《中国古代诗学时间研究》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处理问题的两个努力方向：一是尽可能用中国哲学、诗学文本中的原材料说话，在文本细读中还原思想的原始面目；二是借镜西方的理论对中国古代诗学时间进行适度阐释，使得所论述的问题在中西互释比较的视域下变得更为丰富和明朗。

在我看来，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了中古（汉末至隋唐五代）这一关键时段作为研究的中心。这个时期的时间观念丰富而且复杂，既禀有先秦老、庄、易的思想脉路，又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作出了新的探索。同时，佛禅的时间空观思想又与儒道传统相互渗透融合，形成了一幅异彩纷呈的时间观念图景。二是大胆搭建处理诗学时间问题的理论脚手架。考虑到魏晋玄学的学殖背景源自老、庄、易，作者首先就将理论的视阈上溯到先秦，考察了原始儒道两家的时间意识，并结合佛学的时间思想，概括出“绵延”与“空观”这两条时间意识的主线，全书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

冬华君 2003 年从江西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三年里，他心无旁骛，勤勉好学，为做好学位论文，时常日不甘食，夜不成寐。天道酬勤，三年的努力没有白费，他最终以一篇厚重的论文赢得了答辩专家的一致肯定。毕业后，他到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执教席。可喜的是，他没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而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将诗学时间进一步扩展到时空美学，并获批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古代时空美学研究》，近两年来，他的一些前期成果先后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史哲》等重要刊物上，可见他对这一问题有了更为成熟

和独到的思考。希望他能坚持不懈，在学术上孜孜求索并登高行远。
是为序！

2013 年 11 月 1 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绪 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学术史描述	(6)
三 思路与方法	(14)
第一章 切入古代时间意识的一个维度	(24)
第一节 中国古代三种基本的观时方式	(25)
一 执有观时:持存与延续	(26)
二 体无观时:返本与悠游	(29)
三 解空观时:破执与顿悟	(33)
四 绵延与空观:悖论的构成	(38)
第二节 中国古代诗学时间的主要类型	(41)
一 时间与文学书写对象	(41)
二 时间与文学表现形式	(42)
三 时间与诗学观念	(45)
第二章 时间悖论的展开及消弭	(48)
第一节 时间焦虑与诗性重构	(49)
一 迁逝感的形而上表达	(50)
二 游于时间之初	(54)
第二节 绵延之流与生死超脱	(60)
一 对静点时间的否弃	(61)
二 从“万化”到“独化”	(65)
三 生死之论的时间析解	(69)

第三节 空观思想与时间的消解	(74)
一 中道空观的立场	(74)
二 时间的空间化	(80)
第三章 时间境域化与孔门文艺观	(84)
第一节 时间意识与文学的本源	(84)
一 从“天文”到“人文”	(85)
二 “文之时义”发微	(87)
第二节 “游于艺”与“成于乐”	(91)
一 “君子而时中”:时间的境域化	(92)
二 “游于艺”与“游于时”	(95)
三 “成于乐”的时间性意蕴	(99)
第三节 孔门时机化的解诗观	(101)
一 孔子的时机化思维	(102)
二 孔门解诗话语的时间性	(103)
第四章 时间迁逝感与魏晋诗学主题	(108)
第一节 迁逝的虚无与儒家诗学的救赎路向	(108)
一 “逝”与“不朽”的对抗	(109)
二 血脉延续与“世代生成”时间	(114)
三 文字铭镌与时间超越	(121)
第二节 时间的情感化与诗学中的“物感说”	(134)
一 时间体验的情感化	(135)
二 自然抒发中的时间书写	(137)
三 时间作为“物感说”的构成要素	(143)
第五章 时空观与晋唐山水诗境	(151)
第一节 时间迁逝感向空观的文学过渡	(152)
一 “物感”观念淡退的复杂性	(152)
二 唐初诗文中的宇宙之思	(158)
第二节 顿悟:佛禅空观的时间超越	(165)
一 无住无念,自在任运	(165)

二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170)
第三节 时间视域中的山水诗境	(177)
一 佛禅时间与“诗境”的生发	(179)
二 “无时间”与现象山水	(181)
三 山水诗境中的时间悖论	(184)
 第六章 时间的价值取向与中古文变问题	(192)
第一节 趋新派文变观的时间之维	(193)
一 绵延与新变	(194)
二 进步的幻象	(198)
三 时变观与进化论	(206)
第二节 复古思潮的时间性考察	(211)
一 过去时间的重建	(213)
二 作为意识形态的循环时间观	(216)
第三节 通变:时间悖论的和解	(220)
一 通变的涵义	(221)
二 “超时间”与古今之贯通	(225)
三 复变而通:文变的指归	(230)
 结 语	(232)
 参考文献	(240)
 后 记	(249)

绪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时间意识绝不啻某一个体的知觉经验的产物，就它对于一种文化体系的重要性来说，时间意识实在是隐藏在文化经纬深处的基因密码。时间是一个谜团，也“是一切谜的谜底”^①，它使得一切置身其中的人和事都处于存在意义的吊诡之中。

不同的民族和文明，其各自的文化特性和思维方式很不一样，对时间的理解与观照也大异其趣。而历史语境的改变也会导致时间观念的巨大差异。在古代农耕社会中，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昼夜的更替和四时的循环构成了人们最原初的时间经验。这里的时间与自然宇宙息息相关，是一种生命的自由律动。同时，朝代的更替和家族的延续构成了历史时间的现实基础。但是，在技术主宰一切、消费成为时尚的今天，人们的时间观念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② 技术时代的人们已经完全地臣服于时间的暴政。时间不再是自然生命的现实维度，也不是打量世界、体验生命的态度与眼光。时间已经被技术从生命中剥离出来，成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主宰者，谁也无法逃离它的控制。在所有的技术发明中，钟表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传统农耕文化不同的是，钟表以更为精确更为客观化的形式来测度时间。时间变得无所不在，充盈于生活的每一个点滴细节之中。海德格尔所说的“本源时间”悄然隐退了，时间不在日月的起落，不在花开燕子回，不在生命的降临与消逝。时间只在连

^① 见王岳川为史成芳《诗学中的时间概念》一书所作《后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

^② 有关技术时代的时间观念，可参考吴国盛《时间的观念》第5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续不断的钟表嘀嗒中，它均匀地流逝着，同样是“不舍昼夜”。因此，时间的价值被前所未有的地夸大了，“时间就是金钱”、“时不再来”等等，成为技术时代最具警示性和压迫感的时间宣言。时间已经脱离了生命，它被碎片化、无序化，成了技术时代的一个必要参数。正如詹姆逊所言：“今天时间是一种速度功能，显然只有按照它的速率或速度本身才能理解：仿佛旧的柏格森关于量度和生命的对应，即时钟时间和生命时间的对应，已经与虚假的永恒性或滞缓的持久性一起消失。”^①在这种情形之下，时间成了客观的、可供利用的有限资源，成了人们耗费的对象。无论你有什么，或者什么也不做，你都是在“花费”时间。这就是技术时代的时间悖论。一方面，时间被高度精确地切割，生活中的每一处都纳入了预算，时间确实增多了。另一方面，时间又似乎总是不够“用”，总也填不满那些近期或远期的事业规划表。于是，人们只好抓紧时间工作，又抓紧时间娱乐休闲，不断地从一种繁忙转入另一种繁忙。可以说，时间的客体化和非生命化，是造成人们“紧张的放松”这一生存悖论的最终根由。只有将时间还给人自身而不是相反，才是解决这一悖论的最终途径。

与技术时代时间被精密切割这一事实相关联的是，时间的“现在”这一维度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时间就是速度和效率，“电子信息媒介与‘现实时间’中的交流创造出一种同时性和即时性的感觉，这种感觉总是贬损等待和缓慢形式”^②。在这种情况下，时间被压缩了，并“被纳入到紧迫主义理念之中”。可以说，这个不断变化的信息化社会“已经把现在推向了极至，扰乱了时间尺度，强化了那些超越时空局限的欲望”^③。在后现代语境下，人们不再关注未来的胜利，也不再留恋过去的辉煌，人们满足于当下的、瞬间的现实享受。消费时尚左右着社会的时间机制。“当这种‘全新全美’的时尚原则成为主宰，追新作为一种日常和普遍激情被确定下来时，由时尚理念及其自身时间性重构的社会便形成了。”^④

①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② [法] 吉尔·利波维茨基、[加] 塞巴斯蒂安·夏尔：《超级现代时间》，谢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③ 同上书，第54页。

④ 同上书，第51—52页。

由此可知,在这个技术君临一切、消费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里,人们的时间体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技术时代以一种空间化和实体化的思维来观照时间,生命的绵延性被抽离出来,时间成了一个外在的“他者”,主体的人无一例外地受制于这个时间他者,毫无选择地奔命于对时间的“获取”与“耗费”当中。当一切时间都被纳入了预算,那么,人就必须对它有所作为,无论身处何地,也无论采取什么方式。这种时间体验实际上是一种时间压迫感。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和享乐观念的胜利摒弃了过去和未来,而“现在”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但这也使得现代人陷入了一种无根的漂泊状态。毫无疑问,没有传统,时间就会显得轻飘,没有历史的厚重感;没有未来,时间就会混乱,失去明确的方向。于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遭遇着一种“时间关系的主观冲突化”^①,这也就是时间自身的相互对立,现在与过去、现在与未来、现在与现在之间的对立。

对时间的体验不可能仅仅限于时间本身,它必然要浸染到其他领域。在中国当代的诗学实践和诗学观念中,同样存在着这种时间困境。诗人或小说家自觉不自觉地作品中呈现出现代人的时间悖论性体验。诗人不再担负思考天人关系、沟通古今的重大使命,不再去直面永恒、叩叩历史的大门。诗人只是木然地表现当下,一个纯粹的没有历史厚度的“当下”。也即是说,“诗”不再去“思”。究其原因,正是时间的压迫感和失序状态造成的。^②在小说创作中,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作家通过“消解过去、现在、未来的秩序性,从而营造一种时间的迷宫”^③,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写作成了创作主体意识心灵的当下呈现。由于只关注现在或瞬间的当下,创作便失去了历史的纵深感。叙事成了一次没有确定目的地的流亡,时间被片断化,所指也失去了依傍,只剩下语言能指的舞蹈。

以上所述,是本书展开的问题域,或者说是一个必要的参照。既然现代人面临着这样的时间困境,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中国古人又是怎样体验时间的呢?尤其是在哲学或者诗学文本中,这个问题又是如何呈现出来

① [法] 吉尔·利波维茨基、[加] 塞巴斯蒂安·夏尔:《超级现代时间》,谢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② 参见史成芳《诗学中的时间概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239页。

③ 同上书,第240页。

的呢？古人对时间的思考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忽视古今语境上的巨大差异。我们的出发点是，回到前技术和前消费时代，回到古人的思想源头，尽可能地“还原”出古人对时间的观照方式，在此基础上，再来考察时间与诗学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还原”需要设限，由于时空的睽离，我们或许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进入到古人的思维世界（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中，站在今人的立场上，有些问题可能百思不得其解，但在古人那里却是基本常识。或许这些常识是默而不宣的，并不一定真正形诸文字。所以，立足于古人的“迹”去寻绎“所以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还原”的意义仍然不可小觑，在与古人的灵魂对话中，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思想动力，它让我们重新调整生命与世界的关系，寻找到摆脱生存困境的出口。

在讨论展开之前，先大致界定一下这里的“诗学”的含义及其所包含的内容。

目前学界对“诗学”一词的界定和使用并不是十分清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诗学是指“有关诗歌的学问”，这种界定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对“诗学”的理解。朱自清在《诗学门径》一文中说：“所谓诗学，专指关于旧诗的理解与鉴赏而言。”^①实际上，这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学”是很接近的。亚氏在《诗学》中首先就指出，他要探究的是“关于诗艺本身和诗的类型，每种类型的能力，应如何组织情节才能写出优秀的诗作，诗的组成部分的数量和性质，这些以及属于同一范畴的其它问题”^②。亚里士多德时代所面临的文学类型主要是抒情诗、史诗和悲、喜剧，而他就是在这些文体的基础上构建其文学理论体系的。所以，这里的诗学就是这个时候的文学理论，“诗学”一词也就成了文学理论的代称。但就中国传统学术而言，“诗学”（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只是文学理论所包含的内容之一，“诗论”（包括“诗话”）和“文论”是两个概念，前者讨论的是有关诗歌创作与鉴赏的理论，后者则是关于诗歌以外的各种文体的综合性理论。曹丕《典论·论文》、虞挚《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都就古代文体作了不同程度的划分，所以，就构建文学理论

①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页。

体系所依据的文学类型而言，中国古代比西方要丰富得多。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诗、赋、词、曲等文体来理解文学，那《文心雕龙》中就只有《明诗》、《乐府》、《诠赋》三篇符合标准，其他 17 类文体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这样一来，庞大的文学理论大厦就失去了根基。因此，如果从文学理论这一含义来理解和使用“诗学”一词，它就不仅仅局限于诗歌这一种文体。正如有的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诗学并非仅仅指有关狭义的‘诗’的学问，而是广义包括诗、小说、散文等各种文学的学问或理论的通称。诗学实际上就是文学理论，或简称文论。”^①

但是，在哲学终结的后现代语境中，诗学不能仅仅局限于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的纯理论层面，诗学还必须是“思”、是对“存在”的追问，因而它是文学形而上学，带有哲性的光辉。这种诗学运用诗性化的思维和话语方式探究天人关系，在对宇宙秩序的总体把握中追问个体自身存在的终极意义，因而这是关于存在和本体的诗学。这个意义上的诗学，我们不仅能从阮嵇陶谢的诗歌世界（玄学诗学）中遭遇到，也能从禅宗公案的机锋接引中体悟到。质言之，这里的诗学所指称的是一种诗性精神，是特定时代的思想精英探究天人之义的诗化表述。因此，本书所说的诗学是广义的，具体来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探讨艺术内部规律的纯文学理论，二是富有哲性内涵的文学思想（文学哲学）。

研究中国古代诗学时间，面临着许多困难，正如有的论者所言：“在中国，这一关系（时间与诗学）更远未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虽然几千年的诗歌创作实践为这种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源，虽然在诗歌节奏、韵律、音乐性，在小说叙事结构等时间性问题上形成了独特的诗学体系，但由于中国的形而上学中，没有像笛卡尔明确地将时间与主体性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文化中就没有形成以主体内在意识为研究对象的现象学或心理学，缺乏产生从本体论上关注时间这种诗学的土壤。”^② 作者的这一论断基本上是符合实情的。如果说“中国古代缺乏关注时间的诗学土壤”就是该问题一直“没有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的真正原因的话，那么，这个原因同样也可用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年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

① 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史成芳：《诗学中的时间概念》引言，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大的推进。^①但是,就学术研究而言,仅仅停留于这种笼统的判断而就驻足不前,显然也是不可取的。^②尽管中国古代缺乏西方现代关注时间的现象学或心理学背景,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文化中有着厚实的时间思想地基。这种由于广袤得无处不在而变得稀薄的时间意识的确难以同西方条分缕析的时间理论相较,但它与人的现实存在、情感体验、个体与集体的遭逢、历史的理性思考等之间,已经形成了千丝万缕的绵延瓜葛。而中国古代诗学也不是纯粹的形式理论,其根本性的指归还在于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意义的超拔。鉴乎此,古代时间意识同中国诗学之间的关系理应获得足够的关注。

二 学术史描述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古代诗学时间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或重点。就所能搜索到的材料而言,大多是一些单篇的论文,或者是专章专节,而少有专著全面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较早触及中国诗学时间问题的是海外学者陈世骧,他在《“诗的时间”之诞生——〈离骚〉欣赏与分析》一文中提出了“诗的时间”这一说法。^③所谓“诗的时间”,是指“经受过洗礼而纯化了的时间,其特征已被铸造成诗中的意象”。他的分析始于哲学时间和“诗的时间”的区分。他认为,孟子的历史主义和庄子的本体观点必然会引发对时间问题的思考。这种源自历史事件或哲学思辨的时间“觉识”为屈原“诗的时间”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但是,孟、庄对时间的态度是客观的,在情感态度上表现为镇定或者超然。而屈原则不同,他几乎是完全以主观的情感视角来对待时间,因为诗人在时间流程中产生了无法排遣的“遭逢感”和“罹险感”。他的这一区分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中国文化传统虽然具有异常敏感的时间意识,但这种时间意识总是和历史事件、人世遭际等交融在一起,它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对时间进行精细和系统的哲学反思。在中国

① 该著是史成芳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② 作者也没有囿于隅见,而是孤明先发,就古代诗学时间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详见绪论第2节。

③ 这是陈世骧《论时:屈赋发微》一文中的第三部分,原载于台湾《清华学报》(1973年6月),参见尹锡康、周发祥等编《楚辞资料海外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207页。

古代,时间更多的是被升华为一种“炽热的诗之想象”。由此,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对时间问题的关注除了历史的、哲学的这两重视角之外,文学和诗学的视角也是不可忽视的。陈世骧抓住情感和时间的内在关联性,非常果断地深入到诗歌文本内在结构的探析中。他认为,这首诗具备“有机统一性和内在的动因”,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作者对时间的运用。无论是个人身世的叙述、具体意象的设置,还是措词造句、布局谋篇等等,都显示了作者无所不在的时间意识。在当时,这种观点无疑是空谷足音。

陈世骧的论述精到而又绵密,他从存在论的视角切入文学时间,这是避免时间被概念化和流俗化理解的有效途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在屈原之前,朝、夕、日、月、春、秋、年、岁等表示时间的词语具有非常稳固和实在的意义,但在屈原之后,这些词变成一种个人性的、活跃跳动的情感时间,带有丰富而强劲的艺术感染力。^①该文也正是从屈原个人的存在体验出发,将思维的触角伸向情感和时间的扭结处,一步一步把问题推向纵深,从而寻求诗歌情感逻辑结构的内在依据。

美国华裔学者孙康宜在《诗经里的时间观念》一文中区分了两种时间观念:一是“自然的”时间(natural time),一是“个人的”时间(relative time)。她认为,自然时间通过日月星辰的数量或者位置变换以及植物景象的变化展示出来,这是一种客观时间,但与人的生存事实密切相关。个人时间有两种文学传达形式:一是“未见……既见……”一是“昔我……今我……”这两种方式都体现了对时间的二分化理解,在这里,过去和现在呈现为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主要表现妇人对恋人或丈夫的思念,“未见”时焦虑不安,“既见”后喜悦快乐。在情感模式上表现为“喜今厌昨”。后者多半是描写征人离家服役,最后又回到家乡的感受,今昔对比非常强烈。最典型的就是《采薇》中所描写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去的时候春意烂漫,来时却是一片肃杀。不由得让人感叹华年虚掷,字里行间充满了感伤,其时间感受模式是“厌今怀昨”^②。

① 尹锡康、周发祥等编:《楚辞资料海外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② Kang-I Sun Chang: *The Concept of Time in the SHIH CHING*,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12, 1 (1979), pp. 73-85, 此处部分参考了附在文末的中文提要。

美国华裔学者刘若愚在《中国诗歌中的时间、空间和自我》一文中概括了三种诗歌中的时间观念：个人的、历史的、宇宙的。而这三者时间观在文学表达的过程中往往分别对应三种空间形象：个人时间倾向于房屋、庭院等；历史时间关联到城市、宫殿、废墟等；宇宙时间对应河流、山岳、星辰等。^①

国内对古代诗学时间的关注较早的有肖驰的《中国诗歌美学》，该书专列一章谈到这个问题。^②他是从中国哲学文化的根源处来求证诗学时间意识的具体表征的，尽管是20多年前的观点，但现在读来仍然不乏真知灼见。该论著接受了刘若愚关于诗歌时间意识的三种透视法：个人的、历史的、宇宙的。作者将这三种时间意识与儒、道、释分别关联起来，他认为，就儒家思想而言，主要是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的结合，或是历史时间与宇宙时间的某种同一。道家则是从宇宙时间的大视野中寻求个体生命时间的意义。在这种观照下，历史没有意义，未来也是虚妄的，唯有现在才是真实可感的生命真谛。相对儒道两家来说，佛家对时间的超脱似乎进行得更加彻底，它是以“去执”的方式抛却一切心身挂碍，在瞬间顿悟的过程中勘破时间的秘密。佛家是在日常生活和自然山水中忘掉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消解了时间。^③肖著对不同文化思想中时间意识的把握是有见地的，但在论析过程中，取证稍嫌随意和含糊。当然，这种含糊是诗人自身思想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中国文人往往会把儒道、道释或儒道释思想糅杂在一起，成为其不同遭际下的精神鹄的。寻求其时间意识，就不可能按照某些预定的模式去作硬性套取。而必须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对具体的诗人诗作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考量。

以上所论是从时间角度来解析诗学中的哲性精神，萧驰的诗学专著《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王夫之诗学发微》^④则试图找到传统思想与诗学理论之间的通道。萧著在《船山以“势”论诗和中国诗歌艺术本质》一章中专辟一节谈“‘势’与诗的时间架构”。他认为，船山诗学中的

① 参见刘若愚《中国诗歌中的时间、空间和自我》，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肖驰：《中国诗歌美学》中第11章《中国古典诗歌问题研究之三：中国诗人的时间意识及其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257页。

③ 同上书，第245—254页。

④ 萧驰：《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王夫之诗学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